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善惡圖全傳 第三十七回 周甸求黃公寫狀 黃輝捉李雷全家

詞曰：守分終朝受困，欺心日夜笙歌，瞞心昧己得錢多，積德終朝忍餓。

每見善人遭害，那見惡人受磨。試問此理是何如，且看收稍結果。

話說猿大仙在李府花園救了大人，說明來歷，他便駕起遁光，回轉他的仙山洞府。這且不提。再說唐大人望空作謝，四個家人跟隨小船行去，不提。

且說李雷等上一會，不見蒯教頭回話，心下十分疑惑。差人前去看來，少刻回報說：「大老爺不好了，唐大人被人救去，蒯教頭被殺了。」李雷聞聽大驚失色，叫了一聲：「老邵呀！此事怎好？唐大人被人救去，殺了蒯明，非妖即怪。但他得了性命，上任必報此仇，如何是好？」邵青道：「不妨。快寫書信進京求公爺，必然無礙。」說罷即刻修書，差了一個能幹辦的家人進京授書。不分星夜，一路趕行，到了半路，遇見了一起毛賊殺了性命，搶去了衣囊，書信失落，沒有交待。

且說李大麻子自從唐大人去後，終朝心神不定，坐臥不安。過了幾日，不見下書的人回信，更加煩悶。叫聲：「老邵呀！不好了，我的事要壞了！京中下書的人不見回來，倘被唐大人上了南京的任，提兵前來拿我，如何逃脫？」邵青只是搖頭，並無主見。又過了一日，邵青叫聲：「我們下要回去走走，我的內人將足月了。」李雷怒道：「好得狠，你曉得我的事要壞了，想逃脫身軀麼？人來，與我把這畜生臉王八羔子押下土牢，嚴加防守呀！」眾家人如狼似虎，將邵青抬去，推下土牢。

不提李大麻子，再講大人回轉小船，更換衣冠靴，上了座船，一棒鑼聲，滔滔前進，直抵南京碼頭。早有文武官員迎接請安，大人就將李雷之事說了一遍。眾文武大為吃驚，叩頭請罪。大人開發清楚，傳示在都堂，明日吉時上任。一夜無詞，次早升了三通大炮，奏樂，大人上岸，擺開執事，走馬上任。早到轅門，又是三炮，進了內宅，預備放告，商議捉拿李雷。這且按下。先講周甸住在南京王三房，聞得大人已今到任，不知何時放告。那日先事與店小二談心，問道：「此地可有名筆的代書麼？」回道：「爺要寫狀詞，此地有一位名手代書，姓黃名貴，今年七十三歲，住在狀元橋巷內第三家，有六扇粉屏門就是他家。他養了個兒子，娶了媳婦，又生了孫子，他就對神發誓，再要代人寫狀子就死我的孫子。把支筆供在城隍面前。但是此刻已積有萬金家財，你此時送他千金，也是不寫的。」周甸聞言，說：「等我去碰碰看。」到第三家粉屏門，用手一敲，喊道：「裡面有人麼？」只聽得一聲答應，走出一個老人家，問道：「爺是哪裡來的？」周甸問道：「你家太爺可在家麼？」回道：「在家呢。爺有什麼話講？」周甸道：「與我回聲，說我個姓周的有要緊的事情，面見你家太爺的。」家人道：「爺少待。」轉身進內，見黃貴說知。黃貴一想此人並未會過，「罷，請他進來相見。」家人答應而去。不一刻引進周甸，黃爺迎接。周甸尊聲：「太爺，我晚生訪得太爺名工狀詞，故來求見太爺寫一狀詞，其功莫大。」黃爺請周爺坐下，道：「周先生雖光降，但老朽有誓在前，人所共知，再不與人代寫。為人良心要緊。」周爺道：「晚生特地奉求，自當重謝。此狀與萬人除害，是椿陰德。」黃爺笑道：「你就將家財一千與我，也是不能寫的。得罪得罪。」

周爺聞言，心中煩悶，站起身來不辭而去。回到店中，並無主意，不覺得煩燥。如雷大聲怪叫道：「放火燒這牢房吧。」喊著，拿個草把就要取火。店家王二娘一見嚇了一跳，攔住問道：「爺什麼意思？我們並未曾得罪與你，房子豈是燒得的？」周爺遂將黃老不肯寫狀之事說了一遍。王二娘一聽，叫聲：「周爺不須著急，我到有個計策在此，且請息怒。」周爺回嗔作喜，便問什麼計策，快快說來。二娘道：「周爺每日去到他家後門等候，倘有媽子抱著他的孫子出來，使個計兒將他孫子悄悄抱來藏下。他家定然找尋，再如此如此，定然成功。」周爺聞聽大喜道：「此計甚妙。」彼時用過中飯，出離店門，上了大街，找到黃府後門。只見有一個大池，他便踱來踱去。忽聽得「呀」的一聲，後門開處，走出一個少年奶奶，抱著一位小官兒。你道奶媽怎生打扮？年紀不過三十，上一個滾子臉，兩道柳眉眉，大股兒銀釵。身穿白綿綢小褂，下條元色西綾灰裙，一雙小腳只有四寸，穿了一雙定藍綢的半股花鞋，手腕上套了付洋紋響鐲，輕移蓮步，裝成媚態，走至池邊，將小官官放下，看那一對鴨子在池內打架。正看得高興之際，那一首來了一個少年之人，年紀只在二十上下，擔了一付水桶走至面前，將桶放下。這個奶媽抬頭看見這位少年，笑道：「小伙子，你幾日何處去充軍？都忘卻我了。此地都不來了！今日又來撞什麼魂的？」那人回道：「連日因挑水忙，實在不得工夫。不要見怪。今日無事，特來與你敘敘舊情。」說罷，拉了奶媽，挑了水桶，奶娘帶笑啐了一口，一同進了後門，將門關上，成其美事。奶娘只知苟合，不意忘卻小官官站在那裡，不防周甸躲在僻靜之處，聽得他們講話，見他們進後門去了，急忙走將來，四下一望，並無一人，悄悄上前抱起小官官，出了巷口，回去飯店將小官交與王二娘看著。不提。

且說二人事畢出來，開後門不見小官，四下一望，無有蹤跡。奶媽嚇得高山失足，大海崩舟，飛奔後堂，哭到內裡，來到太太跟前。太太一見大吃一驚，問道何事，奶媽哭道：「我帶著小官官出後門去玩耍，因我一時小解進內，忘卻關門。出來找時，已不見了。但見後門大開，不知小官走到哪裡去了！」太太聞聽，猶如頭上澆了一盆涼水，一直冷到腳板心。說：「罷了，完了！」慌著丫環請出媳婦，說知此事。大娘聞聽，魂飛天外，魄散巫山，不覺放聲大哭。婆媳二人皆是忠厚之人，再當此急之時，無一語埋怨。大娘帶哭連悲，飛奔書房來報太爺。黃公正在書房攪攪雞湯麵，但見媳婦哭來，停住問道：「為著何事，這等傷心？」大娘停悲，就將奶娘謊語，不知怎樣失去小官，說了一遍。黃公一嚇，道：「罷了！」這碗撈面不得下去，忙忙出來傳齊家人出去快找。家人答應，分頭找尋。不著一會功夫，回報說：「小的們到各街道巷子內都找到，並無下落。」太爺太太大娘聞聽著急，有人說：「太爺何不寫一招紙，上街鳴鑼找尋，再送人點東西，自然有了。」太爺依允，登時取了筆硯，拿紙寫道：「立招紙黃貴，年七十三歲，只生一孫，名喚金官，才年八歲。於本月十六日午後門首失去，未卜何人抱去。頭戴金絨帽，身穿大紅繡襖，足蹬緞靴。如有四方君子知情報信者，謝銀五錢。送歸者謝銀一兩。所出招紙是實。」寫畢，交與家人道：「你們用心將小官找回，俱各有賞。」眾人領命，出了府門，各自分頭敲鑼喊叫，一路而來。早到了王三房門首。但見周甸一張板凳，當街而坐。便問道：「你們可是黃貴太爺家找孫子的麼？」道：「正是。你爺知道下落麼？」周爺道：「下落不下落，你們不用費心。同我見了你家太爺，小官即刻可以相見。」眾人一聽大喜，道：「如此，請爺快行。」說罷，周甸同眾人轉彎抹角，早到黃府。先有家人進內送信，黃公吩咐請見。不一刻，周爺進內，賓主相見。禮畢坐下，黃公一見，早已明白。即問：「周先生，你所告何人？所為何事？將我孫兒還來，定然代你效勞。」周爺聞聽大喜，道：「令孫現在下處，王三娘帶玩呢。求太爺寫狀一紙，即將令孫送來。」黃公無奈，只得應允。差了四個家人相隨周爺前去，不有多時，金官回家。黃公如獲珍寶！吩咐帶人後堂去見太太大娘，合家歡喜。黃公便問道：「周先生所告何人？所為何事？」周甸道：「告的李大麻子這個囚攔的！」於是遂將李雷所作所為，如此如此，細訴一遍。黃公聽畢，先起草稿，然後謄真。寫得十分真切。上寫著：

告為冤沉黑海，急救萬民事：竊身周甸，忠心耿耿，義膽恢恢，與眾弟兄同心，共剿惡人。連殺三次，未能成功。李雷自得了金圖章，倡狂無忌，終日帶領四樓教習，搶占民間妻女。二月間，班清班洪領妻妹做解，進得李府花園，陡生淫欲，強佔硬奪。現在班氏弟兄切證；盟友林孔昭仗義贈銀，恩養數載，後來不思報德，反奪首妻羅氏。林孔昭切證；夏府拜壽，見表妹雲娘美豔，強娶到家。雖未失節，雷擊其屍，不知去向。高奇切證；上京瞧會，路遇孝女鄧紅濟，路劫搶回。鄧林切證；聞府二位公子生得端方，李雷留住，欲想雞奸。弟兄寧死不從，火牢喪命。權昆倉切證；躲兩程莊，見寶起念，謀奪蘭英。程春實切證；如此狂徒，天地不容，神祇震怒！身言詞剴切，仰達苦衷，為此迫叩憲天大人，照鑒了然上告，感恩無概矣。

黃貴寫畢，交與周甸。周爺收好，稱謝不已。辭回下處，專等大人行香放告不提。且說黃公打發周爺去後，進內堂點燭焚香，拜謝家神祖先。又賞了眾人的銀錢，吩咐備酒，合家上下人等吃個太平宴。次日起來，將奶媽打發滾蛋。黃府事情，不得交待。

且說程春實等眾英雄，齊到南京，在高公子府中住下等資訊。再講聞二公子並鄧紅濟小姐，住在新莊，得了唐大人到任的資訊，同了乳娘張媽媽一行三個人，帶了銀兩，叫號快船，趕上南京告狀。到了南京，租了住處，不言。

且說唐大人吉日上任，次日清晨傳出示來，各廟拈香。轅門三通大炮，奏樂開門，屬下文武伺候。大人乘轎，擺開執事，文廟武廟城隍廟，拈香各廟已畢，吩咐回轉轅門，打道回衙。正行之間，只見巷內跳出一個人來，大叫「冤枉呀！」搶步上前，攔住轎子，匍匐在地。大人抬頭一看，乃是周甸，吩咐住轎。有人接了狀詞，展開一看，看畢，帶上轅門伺候。左右答應，回到衙門，入後堂，將詞狀又看一番，寫得十分切實，吩咐將周甸權寄監中，候本都堂三日後嚴審。下面答應，將周爺寄了監。單講三日後大人吩咐，將放告牌抬出。三日之內，收了七百五十六紙狀詞，都是告的李大麻子。大人一一檢閱，心中十分惱恨。到了第四日早旦清晨，大人冠帶升堂理事。入了公座，旗牌各官參見，站立兩旁。大人先傳知縣，下面旗牌官答應一聲，來至二門，喊道：傳知縣進見。不一刻，知縣上了大堂。見了大人，行行庭參之禮，立在一旁，伺候大人。吩咐將周甸帶上，早有旗牌將周爺打監中提出，帶上轅門。大人問了幾句，周爺將狀上之言細細又訴了一遍。大人將周甸放了回寓，又問知縣朱德道：「本都堂聞得貴縣很為妥帖，你可知道溧水李雷，為人不端，惡貫滿盈。貴縣就該將他拿了，尚由他如此胡行麼？」朱知縣上前打了一恭，回道：「蒙大人恩典，此乃前任馮大人之世弟，寵用心腹，卑職不能奈何與他。」大人點頭，就將私訪吃虧之事說了一遍。知縣聞聽大驚失色，只是叩頭道：「大人受驚了，卑職不知，罪該萬死！」大人道：「與你何干？請起。」「謝大人」，站立一旁。吩咐傳溧水知縣，下面答應，飛馬而去。不一刻將溧水知縣臧漢祥傳進轅門，進了宅門到書房，道：「大人在上，卑職溧水縣知縣臧漢祥請大人的金安。」大人抬頭一見大怒，把驚堂一拍，喝道：「你好大一個知縣，虛受朝廷俸祿，前任經略無有眼睛，將你放來！治城內住著如此一個惡徒，名叫李雷。你好個地方官兒，置之不理，要你何用？快交上印來！」臧知縣「哎呀」說：「大人在上，卑職有下情稟明。」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。